

石遺室文集

陳衍著
全四册

卷之三

三

戴揚家傳

戴揚字傳洙號子濶浙江玉環人父某歲貢生母王氏揚
第三子生甫二齡妹禮生推乳哺妹自忍飢怡怡如也自
咳提至成人未嘗幾微忤二親意年十五仲兄不祿母日
夜哭揚率妹多方作小兒戲娛母未幾伯兄仲嫂相繼逝
慰親拊孤遂代母任家政未幾冢姪又逝長嫂韓氏痛子
成疾韓賢能養至是勞瘁萃揚一身矣母慕讀書以婦女
不學爲非道揚幼劬學既補縣學生累於家務不克婢厥
業乃命禮遊學京師數年撰清列女傳女小學諸書上學
部國史館乃歸養母母旋沒而揚痛心之事起矣湘人郭
立山者官編修耳禮名又耳其家素封有奩田若干畝澆

章授喻長霖再求婚戴氏以爲官人端人也許焉立山行
年五十須髮半白綏綏然走數千里贅於玉環日入三商
後遽詢奩田禮對失所望禮軀幹若偉丈夫不能容悅勉
同至湘不相中立山欲去之久矣適禮印所撰大戴記集
注郵寄校勘記郵卒發之疑爲密電持詰郭氏立山因發
難嗾其兄若子毆禮拳腳交下猝置大門外重閉焉禮零
丁流轉入都充女校教授報於歸里揚猝聞不知存亡何
所急難罔從救則椎心茹痛大嘔血久之病益甚已未四
月十九日遽卒年僅四十有二娶陳氏子女各二孫孫女
各一外孫一揚善書習篆隸精會計長於營造工料皆預
算不少差鄉之求董工事者踵相接終歲勞勞旣病不自

休以示無疾甯老父心禮勸節勞愴然曰吾自揣事事可質天日當不至中歲遽死不獲終養吾父庸詎知天道之不可恃哉

陳衍曰禮寄文字請業於余數年被出而後謁余上海涕泣言僅存一兄必哀其妹以死立山余識之貌爲樸誠不謂其披猖至此也禮一處子受說纓汝從數千里外一旦揜而出諸大門可不謂強暴與揚死禮狀其事乞傳哀而述之

甲不時與其與財，又問其妻，其妻名趙女，而
趙歸之。故子房猶數其先，謂子房曰：「子
以汝其故，假汝衣冠，人情有所感，故其
事業竟矣。」子房出而遊諸名山，遇張良。
良謂子房曰：「子房，人情也。」

清民政部右侍郎弼德院顧問大臣前軍機大臣上行走
林文直公神道碑銘

清有國家設官分職雖以內制外而實權終在各直省督撫二百餘年所以安危治亂一視各督撫之賢否閩縣林贊虞侍郎以巡撫入贊樞府廁末座九閱月而遽棄外又不得安其位而國亦不五稔以亡嗚呼豈偶然哉公諱紹年登同治十三年進士第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分校會試順天鄉試各一次得士極盛光緒十四年改官御史以極諫直言不避權貴屢被嚴旨孝欽太后耽佚豫肆詆求語孝欽滋怒旋出守雲南昭通土目祿爾恭橫於構頤和園所糜金錢出報効公疏諍有朝廷責貢獻督撫

一方虔劉良善敢上訴讎殺無免公廉知立寘之法調權
首府安寧州出刦案知州某謂由營兵總督崧駿以爲兵
飭法是已溺職責州緝兵州乃捕平民二十餘人濫定刑
讞崧喜公以贓證不符力爭崧不悅至改調他員補首府
公卒獲劫者崧大媿服密薦公可大用自是以窮邊一知
府不十年躋本省巡撫並攝兼圻浸以有爲矣時廣西游
匪擾廣南公檄參將白金柱知縣龍濟光分路搜剿匪益
糾四十餘股先犯皈朝繼趨普廳公又檄營官李希等赴
援並飭龍白各軍兜勦解普圍掃除那桑弄亭龍研以通
剝隘百色要路又乘春瘴未發以前檄知府方宏綸等招
撫大小八達河陷匪各村約黔桂各軍與參將魏榮斌會

師白金柱等嚴扼剝隘總兵劉樹元等游擊之蹙匪於八
角王等山擒其僞大王李二等二十餘名滇境肅清乃以
全力援桂而箇舊廠匪周汝祥起事連陷臨安石屏兩城
公與總督丁振鐸檄按察使劉春霖統省防各營馳扼通
海白金柱等躡其後不兩月遂告蕩平繼撫貴州團首呂
志禮楊鑫積不相能始則互捕黨與勒贖繼且非刑殘殺
平民縣令懼激變無敢伸理公先令剪其羽翼然後憚以
重兵呂楊勢蹙自投公飭正法罔究脅從十餘年巨憲一
日剗除教士某誣良民爲盜地方吏怵於外力惟命是聽
公閱讞辭不實卒平反之驅教士出境領事亦無異詞撫
河南則以訟獄繁豐州縣憚賠累囚不解案不結其解者

由紅差店承辦需索靡不至又新舊囚同繫一牢教供翻異結案逾難公至首革紅差店由省籌給長解口糧另設新羈所汰除各州縣原有差徭包差月差里差各名目視民力所堪徵充改造監獄之費公爲政大旨在爲民興利先爲民除害盜匪無論矣貪官劣紳猾吏蠹役不除百姓不聊生弱者爲游民强者爲匪故治昭通一年劾文武不職者五人懲革吏過半撫桂慎選良吏招集流亡寬文法嚴考成酌予津貼經費在汴効道府以下不職者近百人將去猶劾數十人曰終不留爲汴民害至於察國勢請定政體以督撫同城辦事牽掣自請裁滇撫之缺請將廣西省會移治南寧畫廣東欽廉并歸西轄以便節制請同通

以下無須廻避本省以免遠道求官難堅操守貴州郡縣
本元明衛所土司迨開闢蠻苗疆土派離名爲插花常有
數里之地遠寄他屬隔本轄至數百里者催科勾攝事事
阻碍公疏請釐定手訂章程文告數萬言凡此皆關係政
體甚大而一切舉行新政皆實事求是不張大近名既內
召以侍郎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兼署郵傳部尙書旋
授度支部右侍郎觀聽者方跂踵望治時孝欽倦勤委政
慶親王某道員驟擢黑龍江巡撫公爭不獲既而御史趙
啓霖劾其以賄得大用奉旨查辦無實褫趙職公以爲言
官許風聞言事卽不實不當罪復不得請退而不與朝列
者三日又朝廷以非其罪逐某大臣公力請收回成命屢

忤旨出撫河南而某權要與公有連憾不附已又奪其疆
圻之任使爲倉場侍郎述公生平爲政犖犖大者何渠不
若康雍乾嘉間名督撫然論人少可多否專重廉介洁直
者嘗焉至立朝不得行其志投閒置散僅著風節矣宣統
初元陝甘督升允劾陝撫某貪婪枉法執政奪升允職公
以賞罰不當則是非不明廷爭於攝政王退復以疏言之
其剛直不改如此三年九月由民政部右侍郎改弼德院
顧問大臣以病乞休少帝旣遜國公避地天津五年感憤
悲詫惟日祈死不得則自放於山水之間以丙辰九月薨
年六十有八遺疏上少帝予謚文直給賄金賜祭葬於福
州文山裏捷報山之陽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本生考

諱某皆贈如公官妣某氏本生妣某氏皆一品夫人官爵
子孫誌於幽譜於家藏於有司者皆不著著其關係國家
者

銘曰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公來田閒國事方棘厯帥巖疆
除魏宋入疾惡如風鐸掃木拔木尙易拔距則難脫故其
立朝始終正色自登言路以迄去國無惑臯泚醜惡必力
登崇共驩驅逐契稷旣撤堂餐又斂疆寄整頓紅朽何預
大計窳吏懼慶窮簷涕淚柱蒿棟弋屋極崩墜公還太虛
作剛直氣

白鶴初諭

自謂不復有歸心。嘗與其子封荀故文風相傳。望天子以人
臣之禮。不許。笑罵數聲。憤然曰。豈又如蘇軾者。望天子
曰。臣自登言前。以多生固無所。而陛下以爲不然。臣
入。大悲。吸風聲。缺木根。太息。是皆望天子。

出。震然天曉。及旦。與立公來。因問。隨筆。大憤懣。

自謂不復有歸心。嘗與其子封荀故文風相傳。望天子以人

臣之禮。不許。笑罵數聲。憤然曰。豈又如蘇軾者。望天子

曰。臣自登言前。以多生固無所。而陛下以爲不然。臣

清遼瀋道監察御史貴州銅仁府知府饒君墓誌銘

光緒之季年朝政日窳直言極諫之士相率伏闕無虛日余時居京師多遊好者獨未交南城饒君饒君與新昌胡君瘦唐最契合凡有論列不謀輒同世所稱西江二御史者也無何瘦唐謝病歸君亦棄外守銅仁未之官而遭國變明年遂鬱鬱死又五年其門人黃君履思司李吾東越撰行狀來乞銘曰方吾師爲縣學生陳弢庵師傅督學江西得師試卷至激賞拔萃貢成均旋舉於鄉己丑攷內閣中書甲午成進士入詞林遂以言官顯先生與陳師傅至交友善瘦唐先生倘感氣類而爲之銘乎余無以辭按狀君諱芝祥字符九一字占齋曾祖諱一夔積學勵行年登

大耋祖諱學波率鄉勇禦粵寇殉於邑東鄙父諱士瀛早
卒家綦貧恃曾祖父授徒以養以教屋小几席距雞墉豚
竚僅一扉然奮學昧旦起書聲琅琅邑宿儒張某某先生
偉君神采試以文立就以女女之既改官編修奉匪亂作
奔赴西安行在所事定叙勞記名御史癸卯典湖北鄉試
途中與副考官某謀所以求實學通才之法行至確山以
承重丁祖母某恭人憂歸繼丁母憂戊申服闋補遼瀋道
監察御史當是時景皇帝孝欽太后相繼崩殂當寧設攝
政王海內望治君入臺卽劾白監李進英罪狀疏上樞臣
張文襄公驚歎請交議攝政王憚不敢發復奏陳新政數
大端嘗與瘦唐並効某巡撫事後出稿互觀所言如出一

手自籌備憲政之詔頒內外臣工藉立名目肆搜括江右
稱瘠區有興作輒取給於附加捐稅幣制復紊亂紙幣充
斥銀價騰涌徵收者往復折扣爲奸君索知其癥結疏請
謹飭州縣丁漕辛亥鐵路國有議起川民首發難總督趙
爾豐脅以兵斃數百人民益憤聞朝命端方督師入川主
壓制慨然曰是速亂也不可以不言疏請撤趙督慰川民
切中時忌不數日而遺守銅仁之命下甫出都武昌事起
未幾清廷遜位君篤守舊理惟求一瞑不視南歸道病卒
於南昌旅次年五十有幾君端居儼然手一編竟日不倦
憂服時主本郡中學校講席二年崇獎樸學生徒有跡弛
若大言者必痛加裁抑爲詩文抗希古人下筆有法度會